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獅子吼 第五回 祭亡父敘述遺德 訪良友偶宿禪房

話說狄必攘經眾人扶起，久之始醒。痛哭了一場，始收淚回校。請尚祖代向舍監處請了假，草草收拾行李，同家人飛奔回家。原來必攘的兄弟，死亡將盡，母親也早亡過，必攘父親是一個老生員，學名同仁，平生樂人之樂，憂人之憂。也身貧寒，年十九歲，訓蒙糊口，每月修金僅八千文。有一次他的書館旁邊，有人要賣妻子，夫婦抱哭甚哀。問起緣故，才知原是恩愛夫妻，因家窮難以度日，所以將妻出嫁，而情又不捨，二人因此聚哭。那位老先生竟忘了自家的艱難，把半年的修金馬上拿出來，成全了那夫婦。旁人看見一個寒士尚且如此，大家也都捐了些錢給那夫婦二人。狄同仁一生所行的事，如此類的甚多。他尤好打抱不平，遇有強欺弱的事，他老先生便奮不顧身的幫那弱者的忙。晚年看了幾部新書，那民族的念頭，不覺也發生得很重。自恨沒有學過新學問，所以命必攘到民權村去附學。每與必攘書，總是叮囑他勉力為學，異日好替民族出力，切勿以他為念。此回得病，其實已有三四個月之久，力戒家人，勿使必攘知道。及到臨危，手寫遺書一通，命家人交給必攘。遺書又關照不可用滿洲服制殯殮他，必用前朝衣冠。及至必攘到家時，同仁已死去一日了。必攘撫屍大哭了許久，家人把遺書拿出來，他即在靈位前焚香跪讀，書上寫道：

字示季兒知悉：餘抱病已非一日，所以不告汝者，恐妨汝課業耳。今恐不及與汝相見，故為書以示汝。

餘行年七十，亦復何恨！所惜者，幼為奴隸學問所誤，於國民責任，未有分毫之盡，以是耿耿於心，不能自解。汝當思大孝在繼父之志，不在平常細節。喪事粗畢，汝即可遠遊求學，無庸在家守制。當此種族將要淪亡之時，豈可拘守匹夫匹婦之諒，而忘乃祖乃父之深仇乎！吾之所生，存者惟汝，汝有蹉跎，吾祀斬矣。

然使吾有奴隸之子孫，不如無也！汝能為國民而死。

吾鬼雖餒，能汝怨乎？勉之母忽！吾當追隨始祖在天之靈，祝汝功之成也！父字。

必攘讀一句，哭一句，未及終篇，已不能成聲。眾人勸了許久，才收淚起來拜謝親朋。那聚英館的窗友，後來得了信，都使人來燒香弔唁，不在話下。

單表女鍾自那日競馬回家，心中想道：「狄君真個是英雄，不知要什麼女豪傑，方可配得他呢？」又轉念道：「有了加裡波的，自然有瑪利儂，不要替他擔心。只是……」他想到此處，不便往下再想，只得截住了。一日，看那日本《維新兒女英雄記》，不覺有所感觸，便於書上填了一首《虞美人》道：

柔情俠意知多少，魂夢偏縈繞。櫻花何事獨敷榮？

為問琵琶，湖上月三更。

英雄兒女同千古，那管儂心苦！鏡台擊破劍光紅，太息落花無語怨東風。

填完了，又看那法國羅蘭夫人的小傳，下婢送上咖啡茶來，正待要吃，繩祖忽從學堂回來了。女鍾忙到外室，只見繩祖面上有些憂色。女鍾驚問道：「哥哥近來難道有些心事不成嗎？」

繩祖道：「妹妹那裡知道。狄君必攘的尊人，聞說已經謝世，我和必攘友情最密，我知道必攘是一個寒士，遭了這個變故，如何經得起！意欲幫他一些錢，他又狷介不過的，恐怕不要，轉覺沒味，所以覺得兩難，煩悶得很。」女鍾道：「無論他要不要，我們的心總是要盡的。」繩祖道：「妹妹之言有理。」

即定議禮物之外，又加奠銀三十元。恰好尚祖、念祖也來商議此事，見繩祖如此辦理，念祖遂出四十元，尚祖也出三十元，共湊成一百元，差人送去。果然，必攘受了禮物，把一百元的奠銀退還。

不表必攘在家之事，且說念祖等一班四十餘人，已屆四年畢業之期。到了十二月初三日，大行試驗。連試七日，榜發之後，念祖第一，繩祖第二，尚祖第三，其餘也都依次授了畢業文憑。只有五人，功課的分數未滿，再留堂補習。念祖等領了優等文憑，各回家度歲。到了正月初旬，大家約齊在念祖家聚會，提議此後的事。念祖首先說道：「現在求學，一定非出洋不可。若論路近費省，少不得要到日本了。但弟想日本的學問，也是從歐美來的，不如直往歐美，省得一番周折。世界各國的學堂，又以美國最為完備，且係民主初祖，憲法也比各國分外的好的，所以弟頗有到美國走一遭的志願。」尚祖道：「哥哥的話很是。但弟的意見卻有些和哥哥不同的。因為於今的世界。只有黑的鐵、赤的血，可以行得去。聽得德國陸軍天下第一，弟甚想德國去學習陸軍，不知哥哥以為然否？」念祖道：「有甚麼不可，各人就自己的所長去發展就是了。」於是也有願和念祖到美國去的，也有願和尚祖到德國去的，也有幾人想不到歐美，欲往日本的，都簽了名。惟有繩祖不言不語。眾人問故，繩祖道：「現在求學，固是要緊，但內地的風氣不開通的很，大家去了，那一個來開通國內的風氣呢？世界各國，那一國沒有幾千個報館？每年所出的小說，至少也有數百種，所以能夠把民智開通了。中國偌大地方，這些就應十倍於他們了。不料只有上海一地有數種腐敗的報，此外就沒有了。所有新理想的小說，更沒的一種，這樣民智又怎麼能開呢？任憑有千百個華盛頓、拿破崙，也不能辦出一點事來呀。所以弟想在內地辦一種新報，隨便纂幾種新小說，替你們在家先打通一條路，等你們學成回來，一切就有幫手了。」眾人叫道：「很妙很妙！贊成贊成！如今的事，本來複雜得很，大家只有分頭辦理的一法，我辦我們的，你辦你們的，自然是並行不悖。」恰好念祖的家人擺上酒席來，眾人坐了好幾席。喝的喝酒，談的談心，好不快樂！大家又把新年的事情講了好些。

繩祖道：「弟雖然不想出洋，弟的妹妹女鍾，那出洋的思想倒發達得很，以前已向弟說了好幾次。一來是家祖母不肯，二來因她年幼，一人遠出，也很不放心，所以一直沒有允許他。如今念祖哥哥既要至美國去，即煩把舍妹一同帶往，也好遂他的素志。」念祖遲疑未及回答，眾人已在席上歡聲雷動，極力贊成，念祖也只得答應了。繩祖大喜，先起身回家，告知他妹子去了。飯罷，眾人也紛紛別去，乘下念祖挽尚祖到外面言道：

「我和你到後日，往必攘家中走一走。一則問他以後的行止，二則他尊人去世，也應親去唁問一番。」尚祖應允。

到了那日，二人騎了馬，兩個人引路。其時正是新春的天氣，二人一路觀風玩景，好不舒暢！路旁忽見有十數隻水牛，在那抵觸為戲。遠遠來了一個童子，手執竹竿一揮，那些水牛戰戰兢兢的豐他去了。尚祖在馬上問道：「為何這些牛倒怕了一個童子？」念祖道：「這個緣故不是一朝一夕的了，講起來很遠。」於是二人把馬勒住，緩緩而行。尚祖道：「請哥哥講講那緣故。」念祖道：「當初咱們所住的這世界，原是禽獸多而人類少。禽獸有爪牙衛身，氣力又大，人類力氣既小，又無爪牙，原敵不過禽獸，只是禽獸不曉得合群，人為自衛起見，聯起群來。又因為智巧勝過禽獸，造出網弓矢，禽獸便漸漸的被打敗了。強悍的如虎狼豺豹等類，逃往深山，與人不相交接。馴良的如牛馬等類，便降伏了人，替人服役。他們起初尚有一點強硬性子，不甘心受人的節制，自那神農黃帝二位聖人出來，做了示耒耜舟車，把牛馬用來引重致遠，他們逃不出人的縲紲，才不得不俯首貼耳，永遠服人駕馭。久而久之，子以傳孫，孫又傳子，那一種奴隸生活，深入了他們的本性，覺得受鞭撻，是他們分內的事，毫不為怪。所以他們見了一個小孩子，也是很怕的。及到老來，人要殺他們，他們只曉得恐懼，不曉得反抗，就是『積威之漸』四個字的作用了。」尚祖道：

「這樣講來，那牛馬也是很可憐的。」念祖道：「雖是可憐，也不能替他們想甚麼法子。你沒有看見佛家戒殺牛馬的條文嗎？何嘗不說得人情人理，但是事實上那裡有人聽他的呢！」尚祖道：「為他們設想，到底要如何才好呢？」念祖笑道：「除非是他們自己族類中，結成一個團體，向人要求憲法，捨此沒有別法了。」尚祖道：「這個憲法怎麼搞呢？」念祖道：「所有的牛馬，通同聯一個大盟，和人定約，做好多的工程，就要好多的報酬。少了一點，大家就一齊罷工。如此做去，不特人沒有殺牛馬的事，還恐

怕要十分奉承牛馬呢。只可惜一件……」

尚祖道：「可惜那一件？」念祖道：「可惜牛馬中沒有一個盧騷。」尚祖道：「可惜我不通牛馬的言語，若我通牛馬的語言，我就做牛馬的盧騷去了。」念祖笑道：「你要通牛馬的言語也易得，待死後和閻王老子商量一下，請他把你派生牛馬道中，那時你便通牛馬的言語了。」尚祖笑道：「我和你說正經話，你卻胡說起來了。」

這時他們前面，忽然來了一個樵夫，頭戴一頂半新半舊的草帽，身穿一件半截藍衣，手拿一根兩頭尖的木桿，口裡唱歌面來（歌詞原略）。兩人聽了，念祖道：「這人所唱，包藏著天演之理，想是個有學問的人。」說罷，他連忙下馬，向那人施禮道：「適才尊兄所歌，是自己做的，還是他人做的？」那人言道：「三四年之前，有一位老先生，在此過路，名叫什麼文明種，教與我們的。我們也不深曉那歌中的意義，只覺唱來順口，閒時沒事，把來唱著散散悶。」言罷，便另從一條路去了。二人聽說，癡立了一回，仍上馬前進。

不多遠到了一個郵亭，亭後是一個小小叢林。家人上前稟道：「這個叢林規模雖小，裡面倒有幾處景致可看。」二人動了遊興，便教他們看守馬匹，他二人進那叢林裡來。那叢林裡的知客看見二人衣冠整齊，諒是富貴人家子弟，又早有小僧報知是騎著馬來的，越發不敢輕忽，喜笑顏開，恭恭敬敬的引二人到客堂裡坐下，慇懃款待。問他二人府上住在那裡，貴姓尊名，二人都告知了。又問現在有幾房少太太，家中收得多少租谷。二人看見問的不中聽，即起身告辭。那僧扯住，又帶往三層樓上去隨喜。樓後有一嶂大岩，岩上的蒼松，盤曲而上，如蟠龍一般。岩前一望千里，天際高山，遠遠圍繞。下得樓來，到了一個巖洞，有一個鐵拂，跌坐其內。石壁上刻有遊人的題詠。觀覽已畢，仍走到客廳，又吃了茶。二人剛要告辭，卻已擺上酒席，苦苦的留下，吃了飯。天色已不早了，又苦苦的留在禪房歇宿，家人馬匹，早已著人招呼了。二人無奈，只得隨他進了禪房。

到了晚上，知客又引二人往見方丈。那方丈年約五十餘歲，身軀偉大，一口大鬚鬚，約長五六寸。見二人進來，忙從蒲團上跳下，合掌念道：「請施主坐。」命人把上好的香茶送上來，講了一段閒話，把他的兩本詩稿拿出來，請二人題和。又道：

「出家人勉強獻拙，不比你們讀書人，詩是素來會做的。」說著又指道：「這一首是因康、梁的邪說猖狂，有感而作的。中一聯『關邪孰起孟夫子？亂世竟有魯聞人』二句，頗為得意。」

這一首是那日貧僧在台州府，遇見幾個洋人，恨他不過，幾至欲揮老拳，被友人勸止，歸來做了此首詩，其中頗寫忠君愛國之忱，都是貧僧得意之作。」念祖道：「和尚既然知道愛國，就要替國家想想，方今的世界，豈是能夠鎖國的嗎？既然國家與國家交通，就不能禁國人彼此往來，豈有見著外國人就打的理！彼此守著法律，我不犯他，他不犯我，才是正理嗎。」那僧聽著頗覺氣憤，兩目都翻上去了，許久乃言道：「罷了罷了！如今的人，都變成洋人的走狗了，老僧也無心再在塵世，只想早早的歸西天去就造化了。」念祖道：「請問老和尚這西天到底在那裡？」那僧道：「就是佛菩薩所住的五印度。」

念祖道：「若是五印度，老和尚今日就可去得，不過十餘日就到了。」那僧驚道：「那裡有這樣的事！當年唐僧到西經取經，有孫行者、豬八戒保駕，尚且經了八十一難，一十八年才回來，難道咱們凡人倒去得這樣容易嗎？」念祖道：「這是不扯謊的。從這裡搭輪船，二三日到了香港；再從香港到新加坡，不過四五日；從新加坡到加爾各答上岸，不過三四日光景，已是東印度。由加爾各答坐火車到中印度及北印度一帶極多不過幾日。現在英國想從大吉嶺（在北印度）築一條鐵路到西藏，由西藏接到四川，再由四川接到漢口。又由東印度修一條鐵路到緬甸（與雲南交界的大國，前為中國屬國，光緒十一年為英國所滅），由緬甸接到雲南，由雲南也接到漢口。這兩條鐵路若成，到五印度越發容易了。」那僧道：「當真的嗎？是仗著齊天大聖的神通，煽熄了火燄山，一路的妖怪，都降伏了嗎？道路也是齊天大聖所開得平平坦坦，所以他們才能來來往往，走個不斷的嗎？」念祖道：「那齊天大聖是小說上一段寓言，沒有其人的。但現在洋人的本領，也就和《西遊記》上所說的齊天大聖的法力差不多。《西遊記》說齊天大聖一個筋斗能走十萬八千里，又稱他能上天，下能入海。手中所執的金箍棒，有八萬四千斤。拔一根毫毛，就能另外變出一個行者。這些話《西遊記》不過是扯一扯謊，使讀者稱奇。那知洋人現在竟實地裡做出這樣的事來了。電線傳信，數萬里頃刻即到。還有德律風，雖隔竿裡，對面可以談話。火車每日能走四千多里，已快的了不得。又聞德國有一種電汽車，一分鐘能走九里，一點鐘走得五百四十里，聞說還可以加倍，豈不便快嗎？美國已有了空中飛艇，一隻可坐得三十人，一點鐘極慢走得一千里，即是一日一夜走得二萬四千里，三天可把地球周回一次。海底行船更是不希罕的事。可惜海龍王的話又是扯謊，若是當真有龍王的水晶宮，恐怕龍王的龍位也坐不穩了。煉鋼廠的大鐵椎，重有幾千萬斤，一個人管著，運動如意，本領豈不比孫行者更大嗎？活動寫真，把世界的物件，都在影燈內閃出，與真的無二，轉瞬千變萬化，孫行者的本領也不過如是了。西人的電影戲，一個女優在電光之中婆娑而舞，變出無數的樣子來。本只一個人的，忽然四面會有十多個人，一樣的顏色，一樣的動法，真的假的，竟分不出來，你道不是活孫行者出世了嗎？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，老和尚也可以去看一看。照科學的話說，將來天地一定是沒有權的，晴雨寒暄，都可以人力做到。只有到那月球上、金星上、木星上去，目下還做不到，也許後日或竟有做到之日。恐怕不止如那個《封神》、《西遊》一派荒唐話所言的了。」那僧道：「據施主的話，難怪於今的人都怕了洋人。但是佛法無邊，洋人怎麼到得佛地？你說英國要從五印度修鐵路接到中國，好像五印度也有了洋人，這話又怎麼講的？」

念祖未及回答，尚祖忍不住笑道：「你們當真以為佛菩薩果有靈驗，能救苦救難嗎？哪知那苦菩薩，現在倒沒有人救了呢。你說五印度還是佛地不成嗎？那是千年以前的事了。我講給你聽聽。那五印度的地方，當初只有婆羅門教，自釋伽如來佛出世之後，才多半奉了佛教。到了佛教大行中國的時候，那五印度的佛教又漸漸的衰下去，婆羅門教又漸漸的盛起來。到了元朝之時，回回教又侵入五印度。清朝乾隆年間，五印度全為英國所滅，放了一個總督，七個巡撫，分治其地。那天主教耶穌教等，五印度也遂有了。於今五印度的人口，將近三萬萬，一半是婆羅門教，一半是回回教。天主教耶穌教也有了數百萬，佛教倒總共只有一十二萬人。所謂舍衛國，所謂大雷音寺，現在都零落不堪，連基址都不曉得了。那處的僧人也受苦不過。老和尚日日想到西天，恐怕他們倒日日想到東天來哩。這是我問那親從五印度回來的人所說如此。老和尚尚不信，現在走過五印度的人很多很多，可去問一問。坊間還有新出的地理書，可買來看一看，便知道我的話不是扯謊了。」那僧道：「有這些事嗎？我實在不知道，想是洋人正在得時，佛亦無可如何了。將來佛運轉時，一切自有重興的日子的。」念祖道：「老和尚倘要想佛法重興，即應從老和尚做起。有什麼佛運不佛運！人家都是由人力做出來的，不是一切聽天安排的。你若靠天，那就一定靠不住了。」那僧還要有言，尚祖不耐煩了，忙道：

「咱們今日辛苦了，請老和尚叫人帶咱們去睡覺吧。明天再說。」即有兩個小僧，帶他二人出來，仍到那間禪房歇宿。